



肖 凤 著

盧 隱 傳

K825.6/86

庐 隐 传

肖 凤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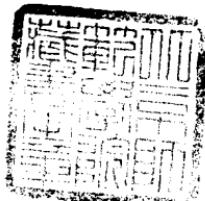


20868368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82年2月

868368



内 容 简 介

庐隐是“五四”时代中国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，著有《海滨故人》、《玫瑰的刺》、《象牙戒指》、《女人的心》等许多具有反封建精神的小说和散文。

本书是有关庐隐生平的第一部详细传记，除介绍了她的生平外，对她的作品也作了扼要的评介。书末附有庐隐著作目录以及庐隐的爱人李唯建和茅盾、刘大杰、谢冰莹、冯沅君、苏雪林等著名作家对庐隐的回忆和评论文章。沙汀同志特为本书写了“题记”。

庐 隐 传

肖 凤 著

*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875 插页2 字数：99千字
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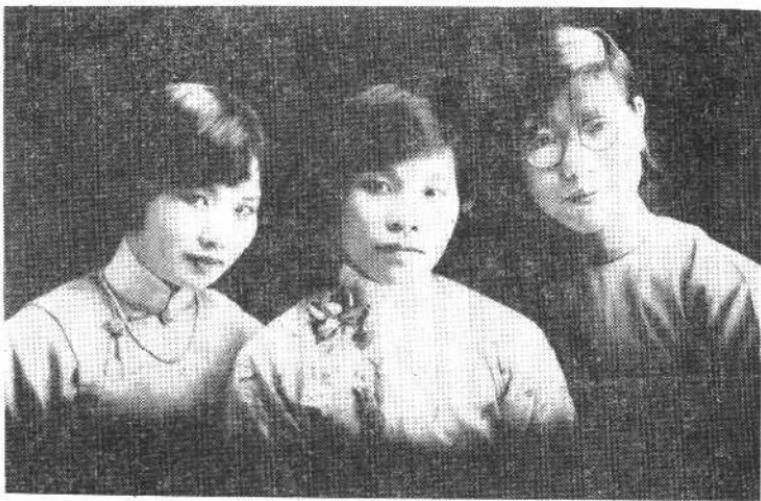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3.000

统一书号：10243·7 定价：0.40元

献 给

我 的 母 校

北 京 师 范 大 学



庐隐(中)与同学程俊英(左)、罗静轩(右)摄于1922年从女高师毕业前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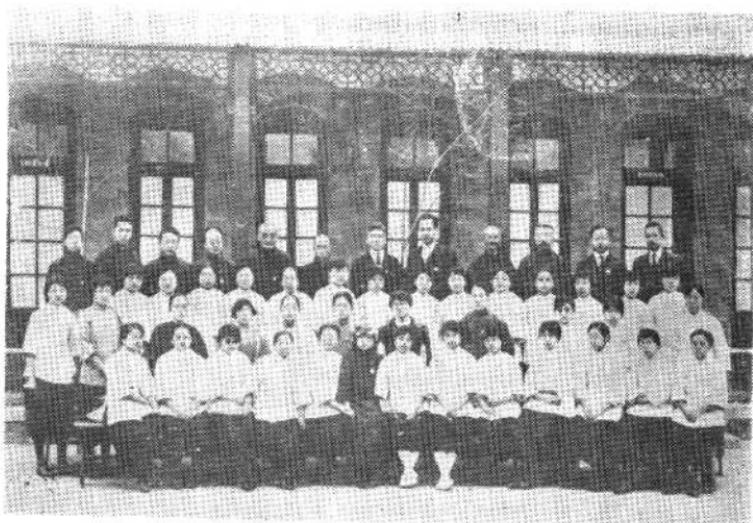
照片为程俊英教授提供。



这是1919年6月3日女高师学生的示威队伍。

此举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加政治游行。

照片为陆晶清教授提供。



庐隐1922年夏从女高师毕业时，与老师及同届同学合影。前排右起第七人为庐隐，第六人为庐隐的好友程俊英。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当时在女高师任教的李大钊同志。

照片为程俊英教授提供。

题记

沙汀

离开北京回川疗养以前，我曾经拜读过肖凤同志的《萧红传》，深为作者流利的行文，细致的笔触感到欣喜。认为以一位女同志来写这本才华出众的女作家的传记，真可说是太恰当了。

作者态度的持重，我也颇感惊奇，曾经为之大笑。我这是指她讲述萧红同志的爱情纠葛经过说的，这也许只有一位女同志才能有这样细腻的体会和感触吧！她认为一个人的感情世界细微复杂，不能随意评断有关同志的是非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传记作者值得参照的严肃态度。

现在，作者又一本女作家的传记即将问世，我也已经拜读过好几章。不过她所传的庐隐，无疑已经为多数中青年作家、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者所不知了！远比萧红陌生。因为庐隐是“五四”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女作家，又早已逝世。按其作品内容来说，她所刻画的，又是她那个历史时期的新的新一代，为追求人生意义，大多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，极少得到满足。更不幸的是她笔下的人物，终于都没有突破封建主义，家庭生活圈子的牢笼，为自己开拓出一条真正的新的道路。

然而不管如何，庐隐为我们用生动形象描绘的“五四”运动时期某一部份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思想，追求与痛苦，作为历史借鉴，至少至少，它们值得专攻文学史的同志给予应有的重视。我想，如果每一个历史阶段仅有一两位卓越的作家为人民知晓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，人口众多，作为历史里程碑而出现过伟大“五四”运动的国家，也太不相称了。

当然，不只是不相称，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整个历史事实。我记起来了，鲁迅先生曾经因为日本选译中国的幽默小说，仅有他以及其他一、二位当时较为知名的作家的作品，他曾经因之兴起寂寞之感，另外推荐了一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。我体会，他是从历史来看问题的。而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一方面，尽管出类拔萃的作家有限，而历史终归都不是少数人创造的！它是广大群众勤劳智慧的记录。

无论如何，庐隐总算从《海滨故人》、《曼丽》、《灵海潮汐》和《玫瑰的刺》等短篇小说、散文集到长篇《女人的心》，为我们写作了十三四年之久。不幸恰当风华正茂的年龄，便与世长辞了。而茅盾同志用“未明”这个笔名在三十年代还写过《庐隐论》，虽有微词，说她在创作道路上陷于“停滞”，没有跟随时代前进；但他终归还是恰如其分地赞扬了她的成就，说是读她的全部作品就仿佛呼吸着“五四”时期的空气。同时对她一向向人们坦露她又天真又严肃的心灵表示敬意。

以上的点滴感想，也算是我对本书作者视野广阔，能于对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创作上做过努力，而又早已不

为人所知的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加以系统评述，表达了欣赏赞扬之情。因为尽管庐隐的成就不算卓越，在我国新文学发展道路上，总算增添过一撮铺路的泥土！

深夜无眠，开灯拉杂写此，姑且让它称作《庐隐传》的题记吧。

八一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三时于成都

前　　言

今天的青年人中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女作家庐隐的名字。这或许是因为她早已在四十多年前就辞别了人世，而她的那些篇幅众多的小说和散文，解放以后又从来没有得到过再版的机会，这样，她的姓名和作品，就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而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。然而，才华这种东西，仿佛就是永不熄灭的火种，一旦和暖的春风吹来，它就会仍然闪烁出动人的光彩，恰似天空中永远不落的星辰。庐隐，这一位在“五四”运动以后的文坛上享有过盛名的女作家，虽然她写的书已经由于年代的久远而发黄变脆，但是跳跃在她作品中的思想和感情，却仍然保存着充沛的生命力，吸引着后代人的同情与注意。我们正是从这位女作家的呼唤声里，听到了“五四”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、追求理想境界的心声。

她的作品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，向读者展现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了生气的心灵，给“五四”时代的文坛，带来了清新、绮丽的气氛。她本人也象她在许多作品中描写的一个又一个的女主人公一样，在个性解放这面大旗的卫护之下，追求着理想的爱情与人生，几度经历着感情上的悲哀与兴奋，在终于找到了平静的幸福之后，却在三十五岁的年纪，死于意外飞来的疾病。

目 录

题 记	沙汀
前 言	(1)
第一章 苦闷的童年	(1)
第二章 侠义的中学生 坎坷的小教员	(11)
第三章 思想激进的大学生 多愁善感的女作家	(19)
第四章 深沉的悲哀	(39)
第五章 重生的欢乐	(70)
庐隐著作目录	(105)
· 附录一 ·	
李唯建《忆庐隐》	(111)
· 附录二 ·	
苏雪林《关于庐隐的回忆》	(120)
· 附录三 ·	
谢冰莹《黄庐隐》	(127)
· 附录四 ·	
刘大杰《黄庐隐》	(131)

• 附录五 •

冯沅君《忆庐隐》 (135)

• 附录六 •

茅盾《庐隐论》 (137)

后记 (146)

第一章 苦闷的童年

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，还处在满清皇室的统治之下。在福建省闽侯县的县城（今福州市）里，座落着一座黄姓举人的邸宅，这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小院落。这位黄举人是一个严肃古板的读书人，脾气乖戾而暴躁，他的夫人则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，思想保守而迷信。

这时候，他们的膝下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子，很想再生一个女儿。天遂人愿，在一八九九年的五月四日①，他们盼望已久的女儿终于降生了，这个孩子就是黄庐隐（她那时的名字叫黄英）。但是命运之神太喜欢捉弄人——不早不迟，恰巧就在小庐隐降生的这一天，黄举人的岳母去世了。迷信的黄夫人便认定这个刚刚降生的孩子是一个不祥的小生物，正是她的出生带来了外祖母的死亡，因而再也不愿意亲自给她哺乳，只草草地雇用了一名奶妈，就把她远远地打发至下房。

这个小东西长着一张扁扁平平的长圆脸，塌陷的鼻梁，高高的齿骨，一张不像女孩儿的大嘴，两条眉毛之间的间隙过分地宽远，会让人不期而然地想起“眉间尺”这个别名。总而言之，她不是一个长相漂亮的小姑娘。偏偏这个小姑娘又最爱哭，对长辈从来也不笑脸相迎，而且脾气拗傲，从来不听大人的调度，这就更招惹得母亲讨厌，哥哥也讨厌。长到两岁的时候，这个缺乏照料的讨厌的小东西又生了满身的

疥疮，又痒又疼，终日号哭，气得她的母亲差一点把她一棒打死。多亏给她喂奶的奶奶看着她可怜，央求太太，要带回自己乡下的家里去抚养，如果将来能好，就给太太送回来，要是死了，也就算了。母亲听后，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一九〇一年的春天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奶奶把不满两周岁的小庐隐抱在怀里，手上挽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衣包，离开了黄举人的家。她一边抚慰着怀中的孩子，一边加快了自己的脚步——郊外的家里，还有两个亲生的女儿，在盼望着归来的母亲。当春日的骄阳升起在天空正中的时候，奶奶抱着小庐隐，终于走进了一个环山绕水的小村庄。她的家是一座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平房，一排稀稀落落的竹篱笆，围起了一个小小的院落，院外就是一道流淌着的小溪，迈过小溪，则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。奶奶的丈夫是一个纯朴的农夫，每天都在田地里耕作，他们的小女儿与小庐隐同龄，便成了小庐隐亲密的伙伴。这片从未见到过的广阔的土地，就成了小庐隐的天然乐园。这两个出身不同的小姑娘，天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玩耍。潺潺的流水，碧绿的群山，美丽的朝霞和晚霞，唱歌的牧童，就都变成了小庐隐心中终生不忘的图画。有了广阔的天地，有了可爱的伴侣，有了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，小庐隐的内心充满了快乐，黄瘦的小脸逐渐变得黑红，小胳膊上、小腿上、小屁股蛋子上，渐渐长出了胖胖的肉涡，满身的疥疮也意外地痊愈了。她和自己的小伙伴在同一张床上睡觉，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在同一块土地上嬉戏，在同一条溪流中淌水，天长日久，便成了分不开的好朋友，这座普普通通的农民的草房，就变成了小

庐隐依恋的家园。小庐隐正是在奶妈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里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。

一九〇二年，小庐隐三岁的时候，黄举人受到满清皇室的恩宠，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，黄家上下欢天喜地，都准备着跟随老爷上任，享受富贵荣华。这时，黄夫人想起了那个不祥的女儿，就派人把她从奶妈的家里接回家来。小庐隐当然不懂得放任的含义，她的小小的心儿里，只是怀念着她的奶妈和朋友，以及那片美丽的土地。因而虽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，却反而郁郁不乐，终日啼哭。她的这种举动，很扫大家的兴。有一次，她正坐在堂屋里痛哭，被她的父亲迎头撞见，黄举人洋溢着喜气的脸上，立刻换上了怒容，他瞪着白眼，向她怒吼道：

“哭什么，一天到晚看着你的哭丧脸，怎么不叫人冒火，再哭我就要打了。”

小庐隐一向最怕她的父亲，这时看见了父亲的怒容，听到了父亲的怒吼，小身体立刻吓得瑟瑟地抖，赶紧忍住了哭声，溜到门背后去，躲起来了。

然而心里还是十分地怀念亲爱的奶妈和朋友。一个生来极重感情的孩子，她的每一根纤细的神经，对感情的得失与冷暖，都是感觉得极为敏锐的。生母不曾给她甜密的母爱，她就把孩童的依恋全部交给了乳母，三岁的孩子当然不会懂得什么叫作官，她只觉得离开了亲爱的奶妈，就使自己的感情失去了凭藉。于是，当他们全家坐在船上向着长沙进发时，她望着翻腾跳跃的海水，小小的心儿里又涌起了恐惧、寂寥等等只有非常敏感的孩子才能体验得出的情绪。她开始

低声地哭泣，继而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她的哭声使赶路的全家老小感到烦躁，她的哥哥立刻从船舱里跑到她的身边，小声地哄她说：“妹妹，不要哭了。再哭，爸、妈会生气的。”

她却无法止住自己的哭声。

哥哥只好摇撼着她的肩膀和身体，大声地对她说：“你再哭，海龙王就会把你捉走了。”

她仍无力止住自己的哭声。

这时，黄夫人也从舱房里赶了出来，焦急地对她喊叫：“你再哭，父亲就要把你丢到海里去了！”

然而，小庐隐感到内心里充塞着无限的悲哀，她无论哭得多么响，这包裹着她的无边无际的悲哀都宣泄不尽，她只好继续不停地哭叫着。

此时，走马上任的黄知县正在船舱里与几位同僚商议公事，女儿那不断的哭声渐渐地激起了他的怒火。他快步走到小庐隐的身边，一把把她提起来，伸手就把她向海水里抛出去。

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，一个听差奔了过来，与老爷撞了个满怀，把小庐隐从黄知县的手里夺了过来，这个小生命才没有沉入茫茫的大海。

黄举人全家在长沙度过了三年安定富足的日子。一九〇五年，小庐隐六岁的时候，年关刚过的正月，黄知县忽然患了心脏病，不到十天，就去世了。这一年，黄夫人只有三十六岁。这位中年守寡的寡妇，带着五个没有成年的孩子（小庐隐下面又有了一个妹妹），一筹莫展。多亏一位忠厚的老家